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服烏靈聖母 牛皋氣死完顏兀朮

詩曰：嬌羞曩娜世無雙，願得風流兩頰頰。襄王不入巫山夢，恐勞宋玉賦高堂。

這一首詩，單道那西雲小妹看中了伍連風流少年，動了邪念，一心想與他成就好事，竟忘了父母之仇。這伍連是個豪傑漢子，怎肯下氣求生？那知西雲一片痴心，反成了他意外姻緣，自己落得一場話柄。

閑話丟開。且說那彩鴻來對伍連說知：「今日完顏壽戰敗，我家小姐坐視不救，被宋將射死，報了你歐陽之仇。何不趁著今晚良時，與俺家小姐完成好事？明日你就是帥爺了！」伍連聽了，又喜又愁：喜的是完顏已死，愁的是西雲要他成親，想了一想，便對彩鴻道：「既與我報了仇，你家小姐就是我的恩人了，敢不從命！但是婚姻大事，豈可草草？無媒無證，豈不被人笑話？須得要我宋營中一個人來說合為媒，方是正理。若不通知，便是苟合了，這斷斷使不得！」

彩鴻祇得回復西雲。西雲細想：「那宋營中人如何肯到此？也罷，待我明日到陣上擒一員宋將來，叫他為媒，不怕他不從。」主意定了，一夜不睡。等到天明，傳令軍士造飯，吃得飽了，放炮出城，直至宋營討戰。

且說岳雷昨日雖然勝了一陣，殺了完顏壽，但那牧羊城中尚有西雲小妹守住，他有異法，一時不能勝他。連差細作爬山過嶺，進城去打聽伍連生死的消息，並無回報。岳霆、樊成被西雲小妹打傷，在後營昏迷不醒。心中分愁悶，正在與軍師諸葛錦議論，諸葛錦道：「請元帥放心，小弟昨日細卜一卦，伍兄有天喜星相照，性命無妨。又仰觀乾象，這金兵氣暗，我軍正旺，不日自有高人來相助，前日那妖僧如此厲害，尚不能傷我大兵，何況這女人？」二人正在談論，忽小校來報：「西雲小妹在營前討戰！」

岳雷聽了，傳令排齊隊伍，親到陣前。但見西雲小妹坐在馬上，嬌聲喝道：「宋將快來受死！」岳雷道：「那位將軍與我擒來？」話聲未絕，閃出吉成亮應道：「待小將去擒來。」搖動開山斧，拍著青鬃馬，衝出陣前，大叫：「蠻婆慢來！」就一斧砍去。西雲見來得兇狠，不敢戀戰，略戰了兩三合，隨在袋中摸出一個陰彈，望吉成亮面門上打來。祇見一道寒光直射，吉成亮渾身發抖，一跤翻下馬來！羅鴻見了，連忙挺起鑿金槍，飛馬出陣。眾人將吉成亮搶回。西雲見了，也不問名姓，舉起繡鸞刀抵住便戰。兩個戰了七八合，西雲取陽彈打來，把羅鴻的眉毛都燒個乾淨，跌下馬來。西雲正待舉刀砍去，祇見牛通大吼一聲：「休得動手！太歲爺在此！」搖刀直取西雲，救了羅鴻。

西雲道：「不好了，不知是那個廟裡□王殿失了鎖，走出個醜鬼來了！」牛通道：「你道我醜呀？我家中有個老婆，會將石元寶打人，你這蠻婆，也會弄玄虛，不如做了我的老婆，倒也是一對。」西雲大怒，罵聲：「醜鬼，休得胡言亂道，看刀罷！」一刀砍來，牛通舉刀架住，搭上手戰了□來合，那西雲那裡敵得住牛通，暗暗的在腰間取出白龍帶，丟在空中，喝聲：「醜鬼看寶！」牛通見那西雲手發白光，抬頭一看，祇見一條白龍，夭夭矯矯，落將下來，將牛通緊緊捆住。虧得宋陣上搶出施鳳、湯英、韓起龍、韓起鳳四將，一齊殺出，將牛通連帶搶回。岳雷傳令眾軍士，將弩箭火炮一齊施放。西雲小妹祇得拿著勝鼓，回城去了。

這裡宋營將士仍回大寨。看那牛通身上有一條白帶，猶如生根一般，將身子捆住，要解也沒個頭，命將小刀割斷，那刀割在帶上，猶如鐵入紅爐，便卷了口，那裡割得動絲毫。元帥無奈，祇得寫了榜文，掛在營門口：有人能解得捆帶者，賞銀千兩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西雲小妹雖然勝了一陣，卻不曾拿得半個宋將，回轉營中，悶悶不樂。彩鴻道：「若是小姐這般樣的廝殺，就打著他的人，也是死的。捆著他的人，他那裡人多將多，自然被他搶去了。須得要詐敗佯輸，引他到無人之處，然後拿倒他，豈不是穩的？」西雲聽了大喜，說：「傻小丫頭，倒說得有理！待我明日詐敗，引他到山坳裡，拿他一個來，叫他為媒，怕他還有甚麼推托？」當夜歡歡喜喜，吃得醉了，且安睡一宵，明日好去行事。暫且慢提。

且說伍連日在後營，因西雲有意招親，所以看守的人不□分上緊，反將好酒好食供養著他。伍連是留心的，便問守軍：「今日陣上如何？」守軍道：「連打二將，捆住一人，卻被人多搶去了，不曾拿得回來，明日還要出去陣哩！」伍連道：「妙啊！若拿得個活的來，就好叫他為媒，成就了親事，你們都是有賞賜的，我老爺在此，你們酒也該買些來，請請我。」軍士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！我這牧羊城內出的是上等打辣酥，待小的們去燙幾瓶來，請爺爺來吃個快活。明日與我家元帥做了親，就是帥爺了，須要照顧照顧小的們！」伍連道：「這個自然！最不濟也賞你們做個千總百戶。」

那四個守軍歡歡喜喜的，你去烙胡餅，我去辦羊酒，搬到伍連面前，替伍連開了囚車，松了手銬。伍連道：「承你們的好情，大家來吃一杯。」小軍道：「這個小的們怎敢？」伍連道：「不妨！我是被擄之人，和你們如弟兄一般，不必拘禮。來，來，來！」於是四個小軍歡天喜地，羅囉嗚嗚，你一杯，我一碗，高興起來，吃完了又去添來，竟吃得爛醉，俱東倒西歪的睡了。伍連想道：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」悄悄的就走起身來，逃出後營，但是人生路不熟，逃到那裡去好？正在亂闖，聽得前面閣閣的響，有巡更小番來了。伍連慌了，看見左邊一帶圍牆，卻不甚高，就躡身一跳，躍入圍牆。

卻原來是一座大花園，四面八方俱有亭臺樓閣。伍連一步步捱進一重屋內，後面放出燈光來，再進一層，擺設得好生齊整。正在東張西望，忽聽得門外有人說話進來，伍連嚇得無處藏躲，竟向床底下鑽。

少停，外邊來了三個人，卻是完顏壽的女兒瑞仙郡主，兩個丫鬟在前面拿著白紗燈。走入房來，就坐定了，止不住兩淚雙流。祇因往孝堂中上了晚祭，纔回來。丫頭勸道：「郡主且免悲傷，王爺已死，不能復生，郡主且自保重。小婢打聽得，都是西雲小妹這賤人欺心，他前番捉的那宋將生得□分美貌，心上要他成親，所以不肯解來，以致王爺氣惱出陣，反害了性命。如今哭又哭不活了，且待慢慢的報仇罷！」郡主聽了，咬牙恨罵：「待我奏過狼主，將他千刀萬剮，不到得饒了這賤人。」那伍連在床底下，是黑暗看明處，看得親切。但見那郡主，生得好似：

雪裡梅開出粉牆，一枝寒艷露凝香。腰肢曩娜金蓮窄，體態風流玉筍長。

一轉秋波含望眼，兩彎新月鎖愁腸。廣寒仙子臨凡世，月殿嫦娥降下方。

那兩個丫鬟解勸了一番，忙去收拾夜膳送進來。那郡主祇是腮邊流淚，哭一聲父王，罵一聲西雲，那裡肯吃甚麼。丫鬟再三相勸，祇吃了幾杯酒，叫丫鬟來將繡擺收拾去吃，又坐了一回，覺得身子困倦，便吩咐侍婢收拾床鋪，閉上房門，各各安寢。

好一會，那郡主已是睡著。伍連在床底下爬將出來，輕輕的揭起羅帳，看那瑞仙郡主，猶如酒醉楊妃，露出一身白肉，按不住心頭欲火，一時色膽如天，就解衣寬帶，捱入錦被，雙手將他抱住。那郡主驚醒，身子卻被伍連緊緊壓住，施展不得，便叫一聲：「有賊！」

伍連輕輕叫道：「郡主不必聲張，我並不是賊，乃是來殺西雲小妹，替你父親報仇的。你若高聲，我祇得先殺了你。」郡主道：「你是何人？也須說個明白，如若這等用強，寧死不從！」伍連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就把手一松，郡主慌忙起身，披衣服下床。郡主扯劍在手，便喝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擅敢私人王府，調戲郡主！今日不是你便是我！」正要將劍砍來，伍連深深作揖叫聲：「郡主息怒！聽小將說明，悉聽發落。小將非別，乃宋營大將伍連，前日在陣上被西雲小妹用妖法擒來，已拚一死。不意西雲著侍婢來說我成親，小將因他不把父仇為重，反貪淫欲，故爾不從，托言報了歐陽之仇，方與他成親。故此前日尊敗陣，西雲故意不救，以致令尊陷死城河。小將今晚幸得逃脫，偶避至此，不意得遇郡主，也是天緣。今郡主已經失身於小將，倘若揚出聲名，有甚好處？不如俯就姻緣，和你結為夫婦，殺了西雲小妹，同歸宋室。一則報了殺父之仇，二來完了終身之事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

郡主聽了這番言語，低著頭不做聲，細想：「此人之言，果然不差。」再偷眼看他，見那人生得一表非俗，氣宇軒昂，後來必

作棟梁之器，況今金主荒淫無道，氣數已盡，不如嫁了他，也得個終身結局。

遂嘆了一口氣，把劍放下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但須要與我報了父仇，情願和你一同歸宋。倘不殺得西雲小妹這淫賤，我就拚卻一命，無顏立於人世也！」伍連大喜，便道：「西雲明日必然出城討戰，不論勝敗，待他回來，郡主可帶領家將去迎接他。待小將扮作親隨，跟在後面，覷便將他殺了，將牧羊城獻與岳元帥，朝廷必有封賞，豈不是好？」郡主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當夜兩個說得投機，喚起侍婢，與他說明，重新收拾酒筵，吃到半夜，兩個解衣上床，重整鸞鳳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那晚四個守軍醒來，不見了伍連，嚇得不敢做聲，祇得逃出營門，投往別處去了。到了次日，西雲小妹得知伍連逃走了，嚇了一跳，吩咐軍士在合城搜查，亂了一日，那裡有影響，又過了一日，西雲披掛上馬，帶了軍士出城到宋營討戰。岳雷吩咐將「免戰牌」掛出，再作計議。

旁邊閃出四公子岳霖，大叫：「不可喪了威風！待小弟去活擒這妖婦來獻。」岳雷道：「那妖婦有妖法厲害，須要小心！」岳霖應聲：「得令！」提槍上馬，出營來到陣前，喝道：「妖婦慢來，我四公子來取你的首級也！」西雲舉眼一看，心中想道：「妙啊！又是一個標致後生！今番必定要活拿他進城的了。」便叫聲：「小南蠻，看你小小年紀，何苦來送死？不如投降了我，封你做個官兒，另換個有本事的來與我廝殺。」岳霖便罵一聲：「不識羞恥的賤人！不要走，看槍罷！」耍的一槍刺來。西雲舉刀架住。來來往往，戰了七八個回合，西雲叫聲：「我戰你不過，休得來趕！」回馬敗走，卻不進城，反往左邊落荒而走。四公子道：「你這賤人弄甚麼鬼，我偏不怕你。」拍馬追來，潑喇喇趕下□多里路來。兩邊俱是亂山，祇中間一條路，西雲想：「此時不下手，更待何時？」就在腰間取出一條白龍帶來，望空拋去，叫聲：「小蠻子，看寶！」四公子抬頭一看，曉得此物厲害，正要回馬逃走，忽聽得前面山上叫道：「岳霖休要驚慌，有我在！」

岳霖抬頭一看，卻是一個道人：

頭戴九梁冠，身穿七星道袍，坐下一匹分水犀，手執一把古定劍。

生得仙風道骨，慢慢的走下山來，把手一抬，那白龍忽然縮做一團，鑽入道人袍袖內去了。西雲大罵：「何方妖道？敢收我寶！」舉刀望道人劈面砍來。道人舉劍相迎，岳霖挺槍助戰。西雲諒來戰不過，飛起陰彈打來，道人把袖口一張，一道寒光落在袖內去了。西雲慌了，又將陽彈打來。道人將左手接住，也丟入袖內。西雲見事不妙，撥馬飛奔，急望本城逃走，岳霖同著道人一路趕來。剛到城門邊，城上瑞仙郡主，忙將吊橋放下，自己走下城來，開了城門迎接。西雲一騎馬剛纔進得瓮城，城門邊閃出伍連，撥出腰刀攔腰一揮，將西雲斬為兩段！

可憐紅粉多嬌女，化作沙場怨鬼魂！

那時節，岳雷聞報岳霖追殺女將，恐又中他奸計，正領大兵來救應，忽見伍連手提西雲首級，又有一位年少佳人，坐在馬上叫喊：「我已歸順宋朝，降者免死！」眾番兵齊聲：「願降！」有不願者，逃去□分之一二。岳雷見了，便統領大兵一齊進城。伍連引了郡主來見岳雷，接進完顏帥府。

岳霖同道人見了岳雷，訴說道人相救。岳雷下禮拜謝：「請問仙長何方洞府？那處名山？高姓尊名？來救我兄弟之命，且得了牧羊城，其功不小！」道人道：「貧道乃蓬萊散人，姓施名岑，偶見令弟有難，少助一臂。若有將士受傷，貧道亦能醫治。」岳雷大喜，就命將岳霖、樊成、吉成亮、羅鴻、牛通五人，一齊抬到大堂上。施岑道：「此乃陰陽彈所傷。」就取出四九丹藥，用水化開，灌入四人口中，霎時平復。

牛通大叫道：「我被這牢帶子捆得慌了，快來救救我！」施岑用手一指，其帶自脫。牛通爬起來道：「好厲害！骨頭都被他捆酥了，待我來砍他幾段。」就向旁邊軍士手內奪過一把刀來，連砍幾刀，那裡砍得斷！岳雷道：「這是甚麼東西？這等厲害！」施岑笑嘻嘻的，又在袖中撈出那條帶子，說道：「還有一條在此，那裡是甚麼寶貝，這是他煉就的一雙裹腳帶子。」又摸出兩個彈子來，與岳雷看，那白彈是鉛粉捏成的，紅彈是胭脂團就的。眾將無不驚異，俱各贊嘆仙長法力，各皆下拜，都稱為施仙師。岳雷不敢怠慢，著人送至西涵真觀內安歇。次日，傳令盤查府庫，出榜安民，犒賞軍士。就與伍連、郡主結了花燭，大排慶賀筵席。養軍練士，準備掃北。

再說兀朮往萬錦山千花洞中，來拜請烏靈聖母，扶金滅宋。烏靈聖母見兀朮來請他助陣，滿口應承，帶領三千魚鱗軍，星夜起身，往牧羊城救應。路上遇著小番，報知牧羊城已失，兀朮大驚！即來見烏靈聖母，商議退兵之策。聖母道：「太子放心！待貧道就去蜃華江邊，擺下一個陣圖，看岳雷過得過不得。」兀朮大喜，當夜同聖母渡過蜃華江，背著江紮下大營。一面差官調請六國三川人馬速來救應，各營準備不提。

且說岳雷大兵分作四隊，一路而來。高蜃華江不到五□里地，早有探子來報：「江邊有幾□番營紮住。」岳雷便命揀空闊處安營。隨命韓起龍、韓起鳳、楊繼周、董耀宗四人在左，羅鴻、吉成亮、王英、余雷四人在右，分為兩翼，自領眾將在中，結成三個大寨。再命張英、王彪等領軍士砍伐樹木，督造大筏，準備渡江，專等牛皋後隊到時開兵。當日分撥已定。

過不得三兩日，金邦救兵已到，俱是請來的六國三州共有□萬人馬。各過蜃華江來，周圍紮住營寨。烏靈聖母擺下一陣，名為「烏龍陣」，真個是：

營安勝地，寨倚長江。五色旗按金木水火土，相生相克；八卦帶分東南西北中，隨色隨方。密密匝匝圍營，伏著引架著弩；整整齊齊隊伍，刀似雪，劍如霜。魚鱗軍中央守護，左右營幡立五方。南排朱雀，北方玄武施威武；東按青龍，西邊白虎爪牙張。

但見那：鞭鋼瓜錘光耀日，斧戟長槍豹尾揚。

當時，那烏靈聖母排下陣圖，即命兀朮打下戰書到宋營，約日決戰。岳雷即時批：「來日准戰。」

到了次日，兩邊放炮出陣。兀朮提斧縱騎，叫岳雷親自出來打話。岳雷即帶了眾將來到陣前，兩下相見，兀朮叫聲：「岳雷！自古道趕人不可趕上，英雄不可使盡。某家當日三進中原，勢若破竹，皆因是你宋朝君暗臣奸，以致國家破碎。今你主既安坐臨安，理宜各守疆界，你今反奪我城池，殺我大將，驕橫已極，況汝宋君新立，現差樞密使臣何鑄、曹勛到本國來講和。你若不趁此得意之時，退兵回宋，安享功名，一味貪功，竊恐一旦有失，悔之無及也！」岳雷道：「兀朮，汝此言大差了！你無故犯我城池，劫我二聖，殺我人民，擄我宗室，就是三尺童子，也思報仇雪恨！何況我岳氏忠義傳家，名震四海！若不踏平爾國，何以報二帝之仇？」兀朮大怒道：「小畜生！某家好意勸你，樂得兩邦和好，你反口出大言！不必多講，放刀來罷！」

岳雷方欲上前，旁邊閃過關鈴，大叫：「元帥請住馬，待小將去擒來。」舉起青龍偃月刀，跑動赤兔胭脂馬，劈面砍來，兀朮把金雀斧架住。一場廝殺，兩個戰了□餘合，兀朮招架不住，撥馬逃回本陣。關鈴撥馬趕來，陣內一聲鐘響，走出一位老道姑，騎著一匹避水犀牛，手中仗著一對鐵鐮刀，大叫一聲：「南蠻，休得眼內無人，我來也！」關鈴舉眼看那道姑：

頭上雙蟠雲髻，身穿避火冰袍；絲條緊束現光毫，鶴髮童顏容貌，坐的水牛猛騎，手持鑲鐵鋼刀；千花洞內久名標，萬錦山中得道。

關鈴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出家人？何苦來管閑事？」聖母道：「胡說！我乃萬錦山千花洞烏靈聖母，因爾等侵犯我國，特來拿你！」就舞動雙刀，望關鈴砍來，關鈴搖刀架住迎敵。不上三四合，聖母把雙刀一擺，祇見陣內飛出三千軍馬，俱用鯊魚皮做成的盔甲，頭上至腳下渾身包裹得密密匝匝，祇空得兩隻眼睛，隨你刀槍火箭，不能傷他，各執煉就的鑲鐵梟刀，煙一般的滾來亂砍。關鈴抵擋不住，回馬敗走。兀朮招呼眾番兵一齊掩殺。殺得宋兵大敗虧輸，退走二□餘里。計點軍兵，折了二三千，受傷者不計其數。

岳雷悶悶不樂，正在與眾將商議，忽報牛皋等後隊已到，即命進見。不一時，施岑亦自道觀到營。岳雷遂將昨日戰敗之事告訴一遍，施岑道：「元帥放心！待貧道明日出陣，必定擒他。」元帥道：「全仗仙師法力。」當日，閑談議論過了。

到了次日，岳雷傳令三軍，拔營而進，直至金營對面，排下陣勢，命牛皋出馬討戰。金營內一聲敲響，兀朮親自出陣，見了牛皋，大罵：「你這黑臉賊，某家今日決要取你的命也！」舉起金雀斧便砍，牛皋回鎗便打。戰了□來合，宋營中關鈴、陸文龍、狄雷、嚴成方、樊成、牛通六員小將，各舉兵器一齊上來。金營中哈同文、哈同武、黎明七、烏利孛、撒利思、撒裡虎等亦各出馬，接住混戰。

不防宗良舉起烏油鐵棍，斜刺裡望兀朮一棍，正中左肩，幾乎落馬。兀朮大叫一聲，回馬敗走。眾番將見兀朮受傷，無心戀戰。哈同文被關鈴砍死，哈同武被狄雷打死，其餘大敗逃奔。宋將一齊趕至金陣前。祇聽得一聲鐘響，陣中走出一位聖母，座下黑牛，手執雙刀，大叫：「宋將休得無禮！可叫岳雷自來破我之陣。」牛皋大怒，也不管三七二□一，舉鎗亂打。烏靈聖母見來得兇，把手中雙刀一擺，陣內滾出三千魚鱗軍，蜂擁而來。宋將俱各回馬而走。

宋陣內走出一位道者，身坐分水犀牛，手執松文古定劍，大叫：「列位將軍，休要驚慌，貧道來也！」就一手拿出個葫蘆，揭開了蓋。呼的一聲響，飛出一隊鐵嘴火鴉，起在半空，祇望魚鱗軍的眼珠亂啄。那魚鱗軍刀槍俱不懼怕，祇是這鐵嘴火鴉單啄他的眼睛，趕了左邊的去，右邊的又來；趕了右邊的去，左邊的又來！卻是無法可施，祇得四散逃走，大半被神鴉啄瞎了眼睛的，俱被宋軍擒去。道人收了神鴉。聖母大怒，催動烏牛上前，大喝一聲：「何方妖道，敢破我陣！」道人笑道：「孽畜！你記得當年在長沙時，我師父原要斬你，我在旁邊參答，饒了汝命，叫你修行學道。怎麼今日助紂為虐，抗拒天兵？若不快快回心，獻出兀朮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聖母仔細一認，暗叫：「啊呀，不好了！原來是許真君的徒弟施仙師！怎與他做得對頭，但是既變了臉，那裡就好收拾！」便勉強答道：「施道人！你不容我報子之仇，又來欺負我，我偏不放宋兵過去，看你將奈我何！」施岑大怒，舉起古定劍，望聖母砍來，聖母還刀招架。

戰上三四合，聖母道：「施岑，自古道：來者不善！你敢來破我的陣麼？」撥轉烏牛便進陣內去。施岑笑吟吟的道：「你休誇口，我來也！」便把分水犀牛頭上一拍，仗劍直入「烏龍陣」中。那聖母上了將臺，把黑旗一揚，口中念咒。祇見平地上一霎時波濤滾滾，涌出一班蝦妖魚怪，喧喧嚷嚷，使叉的，拿棒的，蜂擁而來。宋將著了忙，一齊逃出陣來。兩邊番將截殺一陣，各有所傷。

當時那施道人見了，把口張開，不知唸些甚麼，忽見半空中一聲霹靂，震得水怪潛形，妖魔遁跡，就把犀牛頭上一拍，分開水勢，仗劍來取聖母。聖母慌了，將身一滾，變做一條不大不小的烏龍，舒開爪來撲道人。那道人趁勢一把抓住頸皮，正要將劍砍下，聖母哀求饒命。施岑道：「也罷，我也不斬你，祇拿你去見師父，鎖在鐵樹上，叫你永不翻身！」就回頭來，高叫宋營眾將：「煩你們多拜上元帥，貧道擒妖復命去也！」腰間解下絲絛，將聖母縛了，橫在犀牛背上，借著水道，霎時而去。

那一班宋將看見破了「烏龍陣」，勇氣□倍，奮勇殺來。眾番兵番將料來不濟，俱各逃奔散走，直趕至蜃華江邊，亂亂竄竄上船，逃回北岸。有上不及船的，被宋兵殺死無數。

卻說牛皋在陣內東尋西尋，祇揀人多的地方尋人廝殺。不意兀朮正在招集敗殘軍士逃命，劈面遇著牛皋，兀朮回馬便走。牛皋大喊道：「兀朮！今番你待往那裡去！」拍馬來趕。兀朮大怒道：「牛皋！你也來欺負我麼？」回馬舉斧來戰牛皋。不上三四合，兀朮左臂疼痛，祇用右手舉斧砍來。牛皋一手接住斧柄，便撇了鎗，雙手來奪斧。祇一扯，兀朮身體重，往前一衝，跌下馬來。牛皋也是一跤跌下，恰恰跌在兀朮身上，跌了個頭搭尾。番兵正待上前來救，這裡宋軍接住亂殺。牛皋趁勢翻身，騎在兀朮背上，大笑道：「兀朮！你也有被俺擒住之日麼？」兀朮回轉頭來看了牛皋，圓睜兩眼，大吼一聲：「氣死我也！」怒氣填胸，口中噴出鮮血，不止而死。牛皋哈哈大笑，快活極了，一口氣不接，竟笑死於兀朮身上。這一回便叫做「虎騎龍背，氣死兀朮，笑殺牛皋」的故事。

那兀朮陰靈不散，一手揪住牛皋的魂靈，吵吵嚷嚷，一直扭到森羅殿上去鳴冤。後人有詩笑兀朮曰：空圖大業逞英豪，擾亂中原歷幾遭。今日英豪猶在否？竟將一命殉牛皋。那閻羅天子為他二人之事，自有一番大周折，且聽下回分解。